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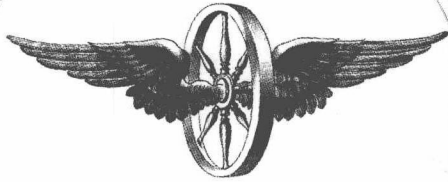


MAGIC
大魔术师
之
致命道具

生东晓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大魔术师



生东晓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MAGIC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魔术师:致命道具 / 生东晓著. —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2009.8

ISBN 978-7-80173-939-1

I. 大… II. 生… III. 魔术-基本知识 IV. J8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7429 号

大魔术师:致命道具

作 者: 生东晓

责任编辑: 潘建农

出版发行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6 开

18 印张 217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73-939-1

定 价: 2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100013

总编室: (010)64270995 传真: 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目录

第一卷 沧江手札 /001

序 / 002

投奔 / 007

缙柔 / 014

助手 / 023

钱歌 / 029

雨夜王子 / 034

割袍断义 / 043

小姨潘哆拉 / 049

逃跑大师 / 056

斋之重器 / 063

不安分的馒头 / 070

第二卷 交换生 / 075

一吻无情 / 076

不是男人 / 084

汪鸣美的欺骗 / 091

十八之约 / 098

一份工作 / 104

残相黑桃 A / 113


硬币·匕首 / 122

孤注一掷 / 132

初试 / 141

复试 / 149

扬名 / 158



逃离 / 165

七彩鸡尾酒 / 174

决策 / 190

林乞的执著 / 202

第三卷 反骨仔 / 215


韩文翻译 / 216

亦赢亦输 / 229

林乞的怪异 / 242

往事里的承诺 / 255

完整的地址 / 266





序

这是一个魔术的世界。

在这个世界里，没有任何东西比观看魔术更重要，因此魔术师的地位空前绝后。

同样，这也是一个现代的世界，现代到和你所在的世界一样。

我们的故事将从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中的一个城市开始。

这个城市叫做沧江，虽然不是这个国家的中心，但因为世界上八大著名魔术学府之一的沧江斋而名满世界。

其实，很久很久之前，那时候沧江还不叫沧江，它之所以后来改名为沧江，完全是因为一个人。和所有老套的故事一样，这个人也叫做沧江。不同的是，他在那个遥远的年代，力挽狂澜般拯救了整个魔术界。

那就让我们来揭开遥远的封印，回到如同战争般的魔术时代。

年代似乎已经久远，但魔术的神奇与魅力却始终征服着世人。直到一天，一个自称K的神秘人，携带着一个名为K的组织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无论那个年代多么伟大的魔术师，只要在他的新型魔术出现的一天内，K

组织的人就会仿造出一个类似的魔术，甚至在表演结束后进行对魔术玄机的揭秘。

可以想象，一个被剥了壳的魔术，再呈现在众人面前时是多么的苍白。

魔术失去了玄机，就如同飞鸟失去了翅膀。

与此同时，魔术师头顶的神奇光环也在K组织这种极度卑鄙、违反职业道德的手段下变得平淡无奇。一时间，魔术师们人心惶惶，看着自己精心创作出来的魔术轻而易举地被人扒掉衣服，除了呼吁世人谴责这种行为外，竟然不知所措。

没有人知道K组织连同K是什么人，但人们都知道，只要有K出现的地方，就会有一名魔术师将失去职业的尊严。

这是一场危机。

所有人都意识到了，但所有人都无可奈何。

盲目地迎敌，会使敌人在揭秘魔术后变得更神秘更强大。

能做的，只有龟缩在自己的研究室，等待这场灾难的过去。

但他们都想错了，被动不代表就能躲过作为魔术师最大的羞辱。

K很嚣张，无论是人还是组织，他们决定主动出击，不再等待新型魔术的出现，而是寻找以往被人津津乐道的经典魔术。一个一个，逐一破解。后来有的魔术师被激怒了，挺身而出，但结果惨淡收场。再后来，以往的所有魔术都没有了神奇。

观众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。当被魔术的神奇吸引后，他们会赞美你。但当魔术的神奇大白于天下时，他们就会恼羞成怒地认为，自己竟然被魔术师这么一点点聪敏给愚弄了。可等又一款新型魔术出现后，又美滋滋地去欣赏。总的来说，他们在这场魔术之争中，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，无论结果

怎么样，他们都喜欢。

K 并没有收手的意思。

在他们破解所有魔术后，竟然将一张画有“K”字母的卡片放到了魔术师的家里，并通过自制的 VCR 向收到卡片的魔术师挑战，声称在接到卡片的一星期里，如果魔术师不接受挑战的话，将失去魔术师的资格。

规则很简单：一星期，你创造出新的魔术，我一天之内破解，若成功，你将失去魔术师的资格，十年之内不得再登魔术师的舞台，若失败，十年之内，K 连同 K 组织的人将退出魔术界。

这是赤裸裸的挑衅。

一个个魔术师为了尊严接受了，失败了。

直到沧江的出现。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，正值壮年，和所有的魔术师一样，他在某天接到了 K 的挑战，随后一言不发地走进了自己的研究室。

七天后，沧江一脸倦容出现在众人眼前，浓黑的发丝此刻已经变成银白色。

不知道是七夜白发，还是一夜白发。

但这似乎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眼神，充满着自信。

他所创作的魔术，名为：下降的汽水。

当他拿出道具时，所有人的心都悬空了。因为，他的道具只有两个，一个未开封的碳酸汽水瓶子，一个是空空的软塑料瓶子。

虽然他一脸倦容，但舞台上的追光打来，他仿佛成为世界的中心。

沧江当着几乎全世界的观众，把碳酸汽水开封，然后拧开软塑料瓶子，慢慢将汽水倒了进去，直至瓶口。或许七天的冥思苦想，让他变得无比疲

急，就当他慢慢拧上软塑料瓶子准备给观众示意时，装满碳酸汽水的塑料瓶脱手了，掉在了地上。

观众一阵惊呼。

沧江歉意地笑笑，将瓶子捡起，然后细声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吓到你们了吧？虽然出了一点小状况，但我的表演还将继续。各位观众，包括此刻正在黑暗处注视的 K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的事情将要发生了。”

确实，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沧江竟然就那么把软塑料瓶放到了魔术桌上，而自己靠在椅子上渐渐进入梦境。

或许他真的太累了，就让他先睡一会吧。

但就在观众准备叫醒他时，软塑料瓶子里的碳酸汽水，在近乎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下，慢慢下降，慢慢下降。

故事的开头，已经说过，沧江拯救了魔术界。

K 并没有食言，在宣布失败后，果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萧条的魔术界渐渐又恢复了生气。

沧江至此开办了沧江斋，但天妒英才，没想到之后的第五年的某一天，沧江死于隐疾。

为了纪念他，才有了现在的沧江市。

但十年后，K 将卷土重来，宛如十年前那样，席卷魔术界。只是，经过十年的沉淀与历练，新人辈出的年代，终于有人可以与之比肩，胜负竟然不相伯仲。不过因为规则的限定，即便 K 能赢下数十场，但只要有一场失败，他便将沉寂十年。而之后，魔术界又恢复到之前的平淡状态。

渐渐，竟然有人开始期盼十年之约的到来，因为这样才能看到高水平



的魔术对抗。

同样，魔术界无论大小魔术学府，也都在为十年之约作着准备。

他们明白，十年之约，这一战，或扬名立万，或身败名裂。

这是在赌，百分之五十的机会。

此消彼长之下，魔术界的新颖魔术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，新人辈出。

然而，离下一个十年之约也不过只有短短的一年零六个月而已。

因此，才有了我们接下来的故事。

投奔

黎明时分，夏天干净而又苍白的天空，渐渐透出一丝光亮，一群起早的小鸟成群飞过，穿越山峦，渐渐露出一片森然肃杀的墓地。一座新坟突兀出来，墓碑干净整洁，一尘不染，和所有的墓碑一样，规矩地竖立在这座山头。

陈方起得很早，今天是他养父的头七，他要去扫墓，过了这一次，下次不知道又是什么时候。这种不确定的感觉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尝过了，直到养父的突然辞世，这种感觉才又慢慢寻上心头。

养父是在陈方九岁的时候收留了他，当时陈方偷了别人的钱包被人殴打，围观的人并没有因为他只是个孩子而心生怜悯，打人的人更没有，不然也不会下手凶狠。一晃九年过去了，陈方十八岁，已是少年，但养父在弥留之际，还是不放心，怕他为了生活再走上九年前的道路，于是伸手挣扎着，留给了陈方一封遗书。

遗书是陈方在收拾养父的遗物时发现的，上面记录了养父对陈方的关爱和担忧，最后养父让陈方拿着平日里锁着的抽屉里的一枚戒指，去沧江市的沧江斋找一个姓吴的人，只要给他看那枚戒指，他一定会安排给陈方一份工作。

陈方是一个孝顺的人，因为是养父给了他一个安定的生活，只要是养父的吩咐，陈方就会不留余力地去做，即便养父已经过世。

这天阳光柔和，斜斜地穿过陈方消瘦的肩膀，打在墓碑的照片上。

陈方伫立碑前，阳光已经扫在他的脸颊，暖洋洋的。

从黎明站到现在，时间已经迫近起程，虽有万言却不能说一句，陈方只能默默告别养父，在路边搭上一辆牛车，坐到了村里唯一的车站，然后又坐上了去往沧江市的早班车。他转头回望，方家村渐渐退出自己的视线。

九年可以让人有很多记忆，但对于陈方来说，却是从有家又变回无家，好在之前的生活他已经习惯，现在只不过需要重新温习一下就能上任。生活嘛，主宰这个世界的人只有自己，别人只不过是匆匆过客。

一路上，陈方斜斜地靠在座椅上昏昏欲睡，梦中依稀可见养父的笑容。直到被一声哭啼声惊醒，才发现客车已经驶入沧江市区。陈方在十二岁生日的时候，养父带他来过这里，但在仅有的记忆里，他只能依稀记得那些残缺久远的景象，如今已经和现在所见的对不上了。九年的乡村生活，已经让他有些脱离城市的繁华。

陈方东张西望，好奇地四下游目，最终将目光转向惊醒自己的哭声——原来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。他的妈妈正在逗他开心，可是他依旧自顾自地大声哭泣，似乎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。

陈方看着他，想起小时候的自己，于是探过身去，轻声问道：“小弟弟，你哭什么？”

孩子抽抽搭搭有些害怕地看着他，但似乎想到了一些让自己愤慨的事情，现在正需要有人出来主持公道，于是鼓起勇气，说：“我把要带给妞妞的玩具给忘到家里了，妈妈不让我回家拿，说大汽车会不要我们了。”

陈方抬头看了看孩子的妈妈，她歉意地笑了笑。

陈方接着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要给妞妞带玩具啊？”

孩子抹抹眼泪：“妞妞说，只要我给她带她喜欢的玩具，长大她就会嫁给我。”

陈方笑了，这是多少个大人孩提时共有的一个誓言，在他残缺的记忆里，他只记得他也曾对邻居家的女孩说过这样的话，只不过那个女孩比他要大十岁。不过后来物是人非，自己痛失父母，辗转流离被养父收养。

陈方抚摸孩子头，说：“哥哥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？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以后要听妈妈的话，不许再哭再闹了。给妞妞带的礼物呢，下次再带给她咯。放心，她一定会嫁给你这么一个对她好的人的。”

孩子的眼睛明亮起来，忙不迭地点头。

陈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，放在右手手心，说：“看好哦，它要消失了噢。”

孩子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硬币。

陈方右手托着硬币，左手在硬币上一划，同时双手握拳，朝孩子晃了晃，然后伸开右手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：“看，真的不见了。”

孩子高呼道：“我知道我知道，你把它放到另外一只手里了。”

陈方举起一直握着的左手，说：“是这只吗？”

孩子点点头：“是这只。”

陈方笑道：“恭喜你，答对了。”

孩子兴奋地露出笑容。

但当陈方张开左手后，居然也没有硬币。

这时候，客车驶入沧江市的长途车站，众人开始陆续走下车。

孩子和妈妈走在陈方的后面，孩子拉了拉陈方的衣角，说：“哥哥，你能教我魔术吗？”

陈方看了一眼孩子身边的妈妈，对他笑着说：“只要你听妈妈的话，再大一些，哥哥就会教你魔术。不过，我想那时候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妈妈会给你找更好的魔术老师教你，到时候哥哥可还是要向你学习。”

下了车，分别的时候，孩子的妈妈叫住陈方：“你是一名魔术师吗？”

陈方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不是，我只是一个手指灵活的人。”

孩子的妈妈若有所思：“还有一年半，希望这次会有很多像你这样手指灵活的人吧。”

说完，她就带着孩子走了，孩子还时不时地回头对陈方摆手。

一年半，是啊，十年之约的风风雨雨，让多少人牵挂动心，即便是普通的家庭主妇。

陈方摇了摇头，找到车站的工作人员准备打听沧江斋怎么走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指了指外面一处阴凉下的一辆大巴，大巴上写着：沧江斋免费班车。

上了大巴，陈方才知，原来每天都会有很多对沧江斋慕名而来的人，为了方便，沧江斋特意安排了专车线路，每天都会免费将这些人接送到沧江斋的门前。

沧江斋，形如其名。

当陈方站在巍峨而又不失庄严古朴的大门前，他感觉自己竟然微微有些眩晕，这是一道古色古香的宅院大门，如果不是现在的阳光已经渐而西落，如果不是门匾上的字和川流不息进出不止的学生，他或许会有穿越来到古代一家大户门前的错觉。

进出的学生并没有对陈方好奇，因为在陈方周围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站在沧江斋巨大匾额下摆着“耶”的手势留下自己珍贵的记忆。反而

这些学生，每每面对这些人时，都会露出自信的神态，似乎在传达着这样一个意思——沧江斋，可不是那么好进的！

沧江斋作为世界闻名的魔术学府，自然要配合当地政府搞一下旅游业。但同样因为是魔术学府，里面有些比较隐秘的东西还是未能对游客开放的，例如学校的教学楼、实验室、办公室还有职工宿舍。

可陈方要找的人又恰恰不在公共开放的地方。他只能找到旅客咨询室的工作人员说明来意，但学府上下吴姓的人加起来足有一百多，工作人员面露难色：“你知道他确切的名字叫什么吗？这样找会累死人的，你不能让他们都站在你面前吧？有电话吗？”

陈方绞尽脑汁，猛然间想到十二岁那年来沧江，养父曾提过一个名叫骰子吴的人，于是说道：“名字我不知道，但记得他很爱玩骰子，外号叫做骰子吴。”

工作人员终于露出笑容：“原来你是要找吴教员啊。你稍等，我马上给他打个电话。”

陈方看着工作人员拨通号码，亲切地叫了一声吴教员好，然后抬头指了指听筒，告诉陈方已经通了，接着跟吴教员说：“吴教员，这里有个人要找您……”

陈方听不见里面说什么，工作人员捂住话筒问他：“吴教员正在做实验，似乎心情不好，他要我问你是谁，不认识的就不要打扰他了。”

陈方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告诉他，是方家村方家。”

他的养父姓方，这是在给养父销户的时候，从派出所看到的。

工作人员把陈方说的告诉了吴教员，接着一脸愕然。

陈方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吴教员把电话挂了。”